母亲河

高明昌

前几天回家,与母亲闲聊过后,我就去田野里了,我要去寻找一块稻田。我相信,所有稻田的田埂边上,一定有一条垄沟,因为稻秧、稻谷天天需要喝水,水又只能从垄沟里流出来。垄沟是有的。我看见了:很窄,不到一公尺;很浅,不到一尺深。垄沟的岸口有几棵草,草半尺长短,在流动的水里,像是一根根细软的锦带,轻轻地顺着水势,上下、左右晃动着。小时候,我就在这样的垄沟边上看草。一棵草在奔走的水里,根都歪着,它们是斜着长大的,我为草改变向上长的方向感到心疼,却佩服起水来,常年地流淌,不断;常年的流向,不变;常年的贡献,不怨,做到确然不简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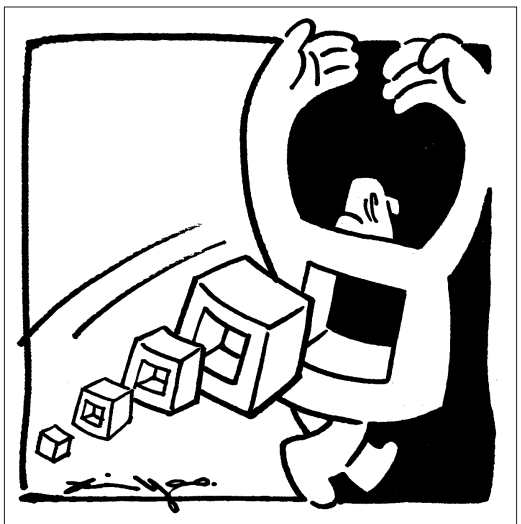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垄沟的岸上不只是看草。我要喝水,小时候,双手常捧一掬流水,往嘴上扣去,将手心的水舔个精光,从来不会肚子疼。垄沟里的水,清澈见底,水草相依,像是有点甜蜜。我还要洗脚,坐在田埂上,双脚伸出、垂放水里,脚浸胖了,也变白了,就说水的神奇。那时也盼望垄沟里捉到鱼,先倾出身体,再瞪大眼睛,将双手放在水里,张开着五指,静静地等待着。五分钟,十分钟,半个小时,过去了,小鱼儿一条也没有见着。父亲望了望就嘻嘻:傻哇,鱼在河里的。说完就去仓库场上了。父亲一走我就嘀咕:这垄沟里的水,不是从河里抽上来的吗?

在垄沟边上发呆的时间只有一两年,却蓄积了我对水最初的情感。十岁了,就想到了河里的水。我家北面五十米处有条大河,长有三四百米,宽有二十余米。爷爷说,就是西边的那头,河岸口的下面还有洞洞,是通着金汇港的,所以河是活水河。来到大河边,想到的是浴身(游泳),但不会,怎么办?联合伙伴们,一起把家里的大脚盆扔到了河里,下水后抓住脚盆的沿口,双脚不停地向后跺去,人就不沉河底了,一次两次,三次四次,下了河再上岸,上了岸再讨论,讨论后再下河。一段时间过后,每一个人都学会了游泳。真的是无师自通,自得万分,心里却隐隐感觉:好像总有老师在教我们,这老师到底是谁?

学会了游泳,想到了捉鱼,那是鱼儿给予的启发。我们浴身时,白鲢鱼受到了惊吓,它们一个个跳将起来,有时撞上了我们的头颅。我们想出了办法,将河里的水葫芦堆起来,做成门板模样的移动板块,鱼儿一个不留心,就会跳到上面去,我们一把摁住鱼身,鱼就在手里了。我们也向同龄的女孩发出邀请,请她们来看我们是如何浴身的。女孩子们都来了,一长溜的队伍排在路边,一双双眼睛盯着河面。我们请女孩子发令,女孩子一起喊:开始。我们就像水上的鱼儿,扑通朝前游去,水儿飞溅,声儿呐喊。我心里想,那个叫勤勤的女孩是否看见?我是不是水上飞燕,上岸后,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美丽的笑颜。

真正让我畅游的是金汇港,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,老家的西面有了一条大河。这条河,南通东海,北枕浦江,宽有几百米。站在东岸看西岸,人是一个移动的物体,树是一个静止的样子。这样的大河是人工开凿出来的,我的父母亲从头至尾参加了开河的劳动。他们向我描述:无数的人头,无数的红旗,无数的扁担,无数的肩膀,是一块土,一块泥挑出来的。这话语,于我变成了景象,每次都能回放。当我从金汇港里捉到一虎口长的河虾,摸到半个蒲扇一样大的河蚌时,我就感觉到了某一种害羞,开河是水利的事情,不参与,鱼虾却照吃。看着河面,水声潺潺,似是人与人的寒暄。我觉得错时的遗憾,因为深刻所以深远。

时间到了1996年,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,一个人,两只脚,起早摸黑,徒步走完了金汇港。这个行为看上去高尚,其实有功利很庸常。我还没有走完,我已经对不少人说了,这算什么呀?我走完以后参悟到:两个月里我成了"语言的巨人"。到了2016年,我再次走了金汇港,这次不对任何人说了。整个过程,静默安宁,神思集中。我看见了树,知道树会警策;我看见了水,明白水有隐喻,而行走距离的遥远以及时间的累积,我懂了点金汇港开挖的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,这正如一个人的出世与长大一样,出生基本要啼哭,未来总是很艰苦。但你要明白:流水汤汤,是母亲河的歌唱;每天匆忙,是劳动者的奖赏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明占便宜,暗失道义。

为保姆说几句话

李大伟

如今,网络上都在说做阿姨的如何不好,但无姓名、无地址、无时间的"三无产品",就无法核对其真实性,于是谣言满天飞。这也让有些最需要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不敢请阿姨,我母亲就是一个。她曾胆战心惊地说:杭州纵火案的那位保姆如何如何。我说:妈,这是极端案例。你以前教过数学,概率总是懂的,十万分之一概率的事件,与你基本无关。但母亲就是不要请保姆,树老根须多,人老怀疑多,想想,苦了谁?

上世纪90年代,我就请保姆了。后来有孩子了,请月嫂。再后来房子大了,我请钟点工、住家阿姨、司机,前前后后人数接近两只手:十个。他们之间有工作能力的差异,但没品质上的缺陷。我一直以为,现在的阿姨都是不输时下大众精神层面的人!她们为了家庭,为了孩子,往往背井离乡,到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帮佣,她们相信劳动自立,从而劳动自尊,保持着劳动人民的竞争品质。

现在在上海做阿姨的,净收入8000元以上,比普通白领高。阿姨们的收入往往比老公高,但从不抱怨。我家两位阿姨都姓李,那个从山东嫁到安徽的阿姨,叫大李阿姨,是住家保姆,烧一手好菜,负责三餐。她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,成家立业,一个在深圳,一个在上海松江,老公在西区一栋公寓做门卫。每到休息日,她都要赶过去洗衣服、添置一些日常用品。老公久坐,血糖有些高,但喜欢喝个小酒,大李支持他:"解个闷,否则干么呢?"快乐比健康更重要。我看到她的不易、乐观,还有善解人意的光芒。如今我的两个孩子也大了,一个出国,一个住校。大李阿姨来辞工,她说:"老头子年龄也大了,决定回老家享福,我也跟着回去。"这就是她的自尊!做卫生的小李阿姨现在兼烧菜,晚上六点做完晚饭,照理应该回家,但总想等我们吃完,洗了碗才走,每次都被我夫人撵走,但她每晚依旧超时走,还顺便拎了鼓鼓囊囊的垃圾袋走。

五颜六色

黄阿姨是上海人,曾被分配到西北工厂,工厂解散后回上海,到我家帮佣,做事麻利,为人热情,喜欢大包大揽,人也有担当。当年,她的儿子在控江中学上学,后来考上了交大,现在是高级工程师,有五位数的月薪。她明明可以跟着安享晚年,毕竟近七十岁了,但依旧工作。她替一位单身白领做"总管",像母亲一样照料她的家务。她坚信:劳动自尊。还有一位窦阿姨,也是上海人,她是我的两个孩子的月嫂,两个孩子的头型都是她"拗"的,后勺微隆,很好看。我母亲是知识女性,我却是扁头,从中看出窦阿姨的贡献:劳动创造价值!

如今我与她们还保持着微信联系,我感恩她们,敬佩她们。

灯盏粿与葛根粉

胡竹峰

秋意渐渐浓了,或许是心里的秋意,庭外兀自青绿。站在窗前,想起一些人,一些古人。很多年前,像这样一个有些岑寂的晚秋下午,那个一岁的周公,两岁的孔子,三岁的嬴政,四岁的曹操,五岁的嵇康,六岁的李白,七岁的秦琼,八岁的苏轼,九岁的张岱,十岁的鲁迅……他们在做什么?酣睡,学步,鼓瑟,吹笙,习字,歌咏,打滚……田野的风吹过,撩起他们的衣摆,一阵微凉。

脑际人来人往,于是饥肠辘辘,又想起一些饮食。这回想到江西横峰的灯盏粿与葛根粉。

因形状而得名灯盏粿,外皮由大米制成,中间有馅,大火蒸一刻多钟即熟也。忘了是哪朝人的句子,说的是:"灯盏两只明辉辉,内里更有筵席。"灯盏粿的内里也有筵席,馅有香菇、猪肉、豆芽、竹笋、萝卜、粉丝、豆皮、南瓜……

当地人说,灯盏粿可追溯至明朝嘉靖年间。有人晚年得子,喜不自胜,携妻儿到寺庙请名。不料作法期间有一行乞者抱走了婴儿。追到一山洞,遇高人明示,说此子不凡。只见洞内亭中灯盏光彩夺目,孩童居中而坐。众人思忖,此灯定非一般物事,庙里住持以为,倘世间有此华灯,必将普照万民。当晚令人磨米,以水和之,揉灯盏状成型,加以馅料,以飨众客。在横峰吃过不同风味的灯盏粿,放在竹制的小蒸笼里。掀开盖子,热气袅起,有菜蔬的鲜气,有荤肉的美气,还有稻米的清气,色香味三好。一口一个,连吃四个,齿颊留芳。灯盏粿好,横峰的葛根粉也好。

据说东晋葛洪炼丹清修,门人感染丹毒,久治不愈。夜里,有神人托梦给葛洪,说山野有种青藤,根如白茹,渣似丝麻,榨出液汁,清甜,可解丹毒后人称其为葛根。

葛根味甘,微辛性凉,归脾胃经。医书上说,葛根气味薄,最能生发脾胃清阳之气。

葛根粉在瓷盏里以凉水稀释至液态,冲入滚烫开水——洁白褪去,灰褐走来,碗底凝凝冒着热气。撒入白糖,挑一匙入口,其味妙绝。冲开的葛根粉,像琥珀,透明清亮,不时一股清香扑面,仿佛水乡夜航船,弥漫河岸草木味道,润朗、水灵、鲜活。

葛根粉是质朴的,带着乡村气息、民间气息、山野气息,不世故不圆滑。吃在嘴里,一线清凉从唇到齿,顺着喉咙流到肠胃,有种褪尽铅华的口感。

冲好的葛根粉,色如枯草叶尖之秋露,味似薄荷凉茶之甘辛,具清热、降火、排毒诸功效。据说真正的吃家,为求滋味醇正,冲葛根粉时不放糖。不放糖的葛根粉也吃过,略嫌平了些,好在入口有夏夜的草气,让人发思古之幽。

在窗台边,背阳坐着,捧碗葛根粉,温润在手心,滋养着舌头。一些快意漾开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蓝的,各色鲜花在晴朗的心头朵朵开放。时逢阴雨,情绪亦然。

戒烟记

周成树

阿辉戒烟了!听到这消息,我第一反应是怀疑。他曾多次宣布戒烟。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这次是真的吗?

阿辉是我的发小,烟龄已有一甲子。其实,他也知道吸烟的害处,想戒但决心不大,还会搬出不少歪理。最近,我从阿辉妻子处得到惊人消息,阿辉动真格了。

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去年春天,阿辉喜得金孙,全家喜上眉梢。孙子满周岁时,阿辉准备给他包个大红包,儿子知道后对他说:"老爸,我们不要您的大红包,如果您真心要送礼物,我希望您戒烟,这是对您孙子最好的礼物。因为吸烟有弊无益,二手烟还殃及他人,尤其对小孩。"阿辉听了儿子的话先是一愣,沉思片刻后,将攥在手中的烟盒碾成一团:"好!从现在开始,我决定彻底戒烟!"

阿辉的"壮举"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。如今阿辉面色红润、精神抖擞,"老烟鬼"的外号也慢慢地消失了。

觅酒拾遗

冯　强

黄酒以品质论乾坤,亦有"风雅颂"之别,择取又重在民风。上海和苏浙两省多酒之重镇,大至省市,小到县镇,往往还有使人"沉醉不知归路"的非知名品牌。而爱酒者,常有从众心理,极易疏忽这些色香味俱佳之酒。

我去湖州旅游,看到当地特产中有款六年陈的黄酒,酒色较淡,一瓶仅10元,买回一箱,让好酒之友品尝。打开后,香气氤氲,口感相当醇厚。后来才知,这款酒接续"足料足时"的传统,才有如此性价比。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多次相遇的海盐沈荡黄酒,它的八年足陈小红坛,深得文友喜欢。

酒之美誉历来与文人关系密切。清代袁枚高度评价的金华酒,曾被誉为"晋字金华酒,围棋左传文"四绝之一,虽当年的风光不再,如今硕果仅存的寿生酒,在当地超市仍可买到。那年,我在那儿买回的一髻一瓶,由于保管不当,竟都遭遇不测,髻瓶破碎,紧急置入几个空闲的料酒瓶,其中一瓶送给一位资深文友。谁知,误以为高端料酒,被搁置一边,直到我加以说明,他将信将疑地尝了一口,连声说"好酒"。此酒色金黄、酒香扑鼻,口感极佳,后劲十足。

实际上,苏浙一带沿袭传统,到处都有自产黄酒,好酒恐怕挂一漏万。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。以我一孔之见,在嘉兴买得的平湖禾城老酒,或许是加了大枣、枸杞等缘故,酒味淡了不少,说是十年陈老酒,未免有点言过其实。与之相比,苏州的同里红,虽在超市可见,属大路货,倒是比较醇厚的。同里红品种较多,高端酒偏向红色,有"真珠红"之誉,这可追溯到宋朝时,使用红曲酿造黄酒,赢得了"五侯池沼卷东风,酿作真珠滴小红"一说。此说极具诱惑力。

不过,诗情画意同实际生活所见所得相比,我更钟情后者。了解到温州附近农村有自酿红色黄酒习俗,几年前,我驱车500多公里,特地前往温州泰顺,寄住一户畲族民宿。临走前的晚上,我问男主人附近是否有自酿的红色黄酒,他二话不说,把我领到厨房一角,掀开一巨大酒缸盖子(我原以为是水缸),让我俯身闻香。可惜,这缸酒是新酿的,酒香溢出尚待时日。正遗憾时,店主对我说:"我有前两年酿的红色黄酒,送两瓶给你。"这真是"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"。喜出望外,赶忙连声道谢。

泰顺觅得佳酿,离开前才发现,给店主的酒钱又回到了我的房间里。三四年过去了,直到今天,我仍有酒香处"常记溪亭日暮"之感。

七夕会

守候乌云覆雪和它的孩子

冯　渊

夏季余威犹存,十一月还落了一场豪雨。

我担心乌云覆雪和它的四个孩子。乌云覆雪是我的院猫,莹白的背上有一片黑色。它应该不到一岁,骨架纤弱,就做了母亲。别的猫来无影去无踪,来只为吃我放在后院的猫粮。乌云覆雪很有礼貌,每次见了我都喵呜几声,要同我打招呼,或者,它想和我建立更密切的联系。

乌云覆雪的孩子还小,没满月,眼睛蓝膜还没褪去。晴天,它们娘五个在哪里都行。落叶就是床褥,废纸盒就是游乐场。蔷薇的小红果充作玩具,还有那只孤独的蟾蜍爷爷,它在院子里活了好久,每只猫来了都要欺负它,追它,踩它,老蟾蜍不紧不慢,走它的路。偶尔被推翻,它还能猛地弹跳一下,又翻过来。

现在下雨了。我赶紧找出一个很久以前的旧猫窝,放在廊檐下。然后去逮那四只在雨里慌张的小猫。乌云覆雪从我眼前箭一般窜去了后院,那里有很多躲雨的地方。我有点不解:大雨临头,为娘的先跑,把四个孩子交给我?这就是母爱?

猫窝里没有小猫熟悉的气味,才逮住一只放进去,腾出手抓第二只,第一只又爬出来了。它们宁愿待在那片熟悉的塑料草坪上淋雨,也不待在猫窝,幸好那里竹叶和蔷薇繁密,能遮挡一些雨滴。我身上全淋湿了。小猫在竹叶和蔷薇刺底下瑟缩着。雨越下越大。尽管我有心解救,但还是束手无策。我想,人类遭遇某种困境时,命运之神有时也像我此刻一样无奈吧?

回到屋里,暴雨渐渐停歇。乌云覆雪回来了,还惦记着四个孩子呢。它钻到竹叶下,舔舐一个个小东西。再小的空间,它们也能腾挪自如。

乌云覆雪并不防备我,它常在我面前打滚,可随意撸。我用一块小鱼干引它过来,逮住放进猫窝,再将小鱼干放在它嘴边。为了小鱼干,它安下心来,卧在猫窝里了。猫窝里有了母亲的气味,很快就成了安全的家。这时,再逮那几只小猫一点也不费劲了。有一只还主动跳进来钻到妈妈怀里,露出小脑袋。还有一只怎么也找不到,母猫也不在意,她大概不会数数,安然卧在里面,继续为孩子舔毛。

我在猫窝上搭一块塑料雨披,用铁丝将四角固定在竹竿上,风雨中,这就是临时的家了。做好这一切,听到一声奶猫气急败坏的大叫,妈,你在哪?

我循声找到它,一把薅住,毛都能挤出水来。用干毛巾包裹,电吹风调到最小风量,隔着毛巾,慢慢吹干。小东西暖了,安稳了,一声不吭。那些委屈,只要得到及时的抚慰,瞬间恬然。暖干的小猫,被送回有母猫的窝里。乌云覆雪抬头喵呜一声,算是对我的奖赏。

晚上,暴雨又敲窗。我还是不放心,放下手头的事,去看看它们是不是还在猫窝里。蹑手蹑脚走到竹林边,瞑目蹲身,轻轻伸出手,指尖触碰到一团柔软的温暖,那团暖热让我这一整天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,它们终于可以在暴雨里安睡。

雅玩